

三足乌文库·民间图像

寻根之路

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

宋兆麟 著文

(古代)佚名 绘图



学苑出版社

三足乌文库·民间图像

刘锡诚 主编

寻根之路

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

宋兆麟 著文

(古代)佚名 绘图



学苑出版社

B3033/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 / 宋兆麟著：(古代)
佚名绘.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三足乌文库·民间图像 / 刘锡诚主编)
ISBN 7-5077-2375-5
I. 寻… II. ①宋… ②佚… III. 原始宗教 - 中国
- 图集 IV. B93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9970 号

选题策划：冯小思
责任编辑：刘 涟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X1092 1/20
印 张：8 印张
印 数：50 千字 图 200 幅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定 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宋兆麟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主要从事史前史、

民族考古学、民族学、

民俗学研究。

有多部学术作品问世。

责任编辑：刘 涓

装帧设计：徐徐书装 FOR ME
徐徐书装
hhsu@sohu.com



《三足乌文库》出版献辞

“三足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鸟，化身于光明，象征着生命。

王充《论衡·说日》曰：“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坠其羽翼。”留下的一鸟系三足，传为日精，或驾日车者，为中国先民所崇拜。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如“日车”之滚滚向前。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本“文库”名为“三足乌”，正是取意于此。

愿三足乌驾太阳之车，永向光明。

民族精神的诉说

——《三足鸟文丛·民间图像》

序

刘锡诚

论者说：《易经》应是先有图，后有经。论者又说：《山海经》应是先有图，后有经。……此类古之“经”者，情况大致如是。

因为文字的起源，毕竟晚于符号和图画，先民要表达意愿、交流思想、记录事件，最先选择的手段便是符号和图画。于是，便有了原始石、玉、骨器上的各种刻画符号和纹饰；陶器上的各种刻画符号和涂绘形象；峰峦峭壁上的岩画和洞穴里的壁画，等等。

符号和图画是除口头方式之外人类最早的叙事模式。因此，要探寻那些经典的渊源，要研究人类及其早期文明的状况，就不能不追溯这些史前的符号和绘画。

进入有史社会阶段，文字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叙事方式，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靠文字记载传至后人的。而文字的发明和被广泛使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也成为社会文化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出现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分野、对峙和交融、吸收。

下层文化，即今天我们所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曾是一种主要由不识字的或识字很少的人群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在其传递上，更多的是承继和发展了史前社会形成的图画叙事与口头叙事两者并行的交往和叙事传统。如果说到“国学”，固然有“学问”们所说的“国粹”，而民间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0 世纪初，胡适等酝酿和发动“文学革命”时，梅觐庄于 1916 年 3 月给胡适的信里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1925 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后，对于“什么是国学”产生了争论。顾颉刚说，歌谣和风俗物品都是国学研究的范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1926 年始刊词）。总其一点，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里蕴藏着或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民间文化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加快了民间文化消亡的速度，每时每刻都有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在悄无声息中归于消亡。靠头脑、双手记忆着史诗传说和精湛手工的艺人们在死亡；载负着民间艺术和古老技艺的建筑在倾圮……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几乎割断传统的时代，我们的后代将无缘享受几千年都没有断流过的灿烂的中华民间文化。

21 世纪之始，多少有点再现了 20 世纪之初的情景，又出现了一批在新的启蒙主义思想熏陶下、以弘扬新的启蒙主义思想为己任的平民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员，他们重新举起了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的旗帜，投身于这个事业中，为了民族，为了后代。

《三足乌文库》的宗旨是，在整合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思想的前提下，以拓展和提升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为重点。以展示我国民间文化灿烂多彩的图文世界和阐释其文化内涵的《三足乌文库·民间图像》系列的编辑出版，是《三足乌文库》的合理拓展。

2004 年 7 月 28 日

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

自序

宋兆麟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西北地区漫长的丝绸之路，为中国文化留下许多光辉夺目的文化宝藏。殊不知在我国的西南部，也有一条这样的丝绸之路，它同样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我国西南部的这条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茶马古道”，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它为“藏彝走廊”。这条古道地当川滇藏3地交界处，地势险峻，气势豪迈，6条汹涌澎湃的江河并流南下，故此地号称“六江流域”。古代有许多民族生活在这里，他们在此繁衍、交流、迁徙。众多的民族，复杂的支系，丰厚的文化信息，形成一层层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如岩画、石棺葬、语言、象形文字、本教、马帮、走婚、母系制等等。这些文化形态，不仅与考古遗迹同样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深深地根植在民间生活的土壤里，基本上都处于活态之中，目前在当地，仍以不同的形式和面貌出现。这种活态文化，俗称“活化石”，其中的神奇令中外学者陶醉，迷途忘返。

笔者从几十年前开始，就深入到西南边陲，对西南民族进行了调查，至今未息。过去曾介绍过泸沽湖女儿国，在此笔者要介绍一些其他更鲜为人知的民族文化。

笔者在这本书里，要介绍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巫图——纳木依的图画巫经。这种图画巫经有点像小人书，纳木依的巫师看图诵经，传承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巫图讲述

了古老的神话和濒危的原始信仰。

纳木依是中国西南高原深山里的一个小小的族群，他是古代西番人的一支，现并入到川西南藏族中。纳木依的汉语意为“黑人”，此意与纳西、摩梭的汉意相同，同源但称异。由此可以看出，纳木依与纳西、摩梭有着共同的文化和信仰，但他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纳西族的巫师称东巴；摩梭人的巫师称达巴；纳木依人的巫师称帕比。反映在文字上差别就更大：纳西族东巴的象形文字和东巴经驰名中外；摩梭达巴的象形文字极为原始，仅有“卜书”一种；纳木依人的象形文字也相当原始，除书写的“卜书”外，大部分经书是用图画记录的。用图画记录经书，这就是纳木依经书最大的特点。

图画巫经起源于史前时代，且残存到文明时代。汉族的《山海经》就是一部古老的巫经，它先图后文，进而发展为文图结合。纳木依的巫经是原始图画巫经的“活化石”，其中的“指路经”，不仅是纳木依的巫师帕比把亡灵送回祖居地的经典，也是活着的人们寻根的地图。它是研究原始巫教、文字起源的罕见个案，也是揭开纳木依历史和西南藏彝走廊历史的一把钥匙；它为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我对纳木依人的调查，主要有4次：

第一次是1981年夏天，同行者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刘尧汉、严汝娴夫妇及其女儿刘宇，我的长女宋萱。当时，我们在西昌县樟木乡响水村一队住了几天。那时此地还没有公路，我们是随马帮进去的。夏天多雨，有一天夜里房子漏了，我们只能坐在蚊帐里过夜，听着雨声，宋萱非常感慨，说：“你们的田野调查太苦了，我们可不能走这条路。”此行是一次全面的调查，收获甚大。临走时，一位老乡突然发难，说他的小猪让我们吓到枯井里去了，非要赔偿不可，无奈，只好赔了20元了事。

第二次是1996年春天，我带洪喜、申明淑两位博士去响水村五队实习，侧重调查婚丧制度和舞蹈。房东家门前的樱桃树特别高大，果实累累。鲜红的樱桃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兴奋，果实几乎让我们摘光了，房东仅收了50元钱。此行也不顺利，我在拍摄舞蹈场

面时，因后靠老朽的篱笆而坠入5米深的山崖下。当时，着实吓了大家一跳，幸有篱笆垫着没有受大伤，仅扭伤筋骨而已。更加不顺的是，有一位帕比说他的一件辟邪玉斧丢了，也要索赔，我们以理相争才得以平息。

第三次是2000年春天，我同博士生徐斌去冕宁县大桥村调查纳木依巫经，看到不少有价值的图画经典。

第四次在2003年底，我同硕士生陈佩为摩梭文化博物馆鉴选文物，其间曾在西昌郊区观看了纳木依巫师的驱鬼仪式，做了有关调查。

田野调查必须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令人感触最深的是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纳木依人的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我第一次去还能看到原汁原味的纳木依文化，第二次去就没有初去的感觉了，第三次去则发现纳木依人的生活已与当地汉族的生活大同小异。对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对于一个民族考古工作者来说，我又有些感伤。时代正在巨变，民族文化也在步步消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它消失之前把它记录（文字记录、摄影、拍照）下来还是可以办到的，如果能把实物搜集起来送进博物馆就更好了。对纳木依文化的调查也是如此，我最早看到的纳木依形象已经成为历史，惟一留下来的是记忆。记忆包括调查笔记、老照片和所搜集到的巫经，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是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的。把这些“记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序.....刘锡诚	
民族精神的诉说	
——《三足鸟文库·民间图像》	

自序.....宋兆麟	
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	

附录	
纳木依神像《卜书》	
纳木依《指路经》	

01	寻找远古的文字
	(一) 巫师的记事方式
	(二) 被遗忘的族群
	(三) 巫图的发现

11	纳木依的巫师
	(一) 拍米
	(二) 帕比
	(三) 阿什

23	帕比的信仰
	(一) 占卜
	(二) 祭祀
	(三) 巫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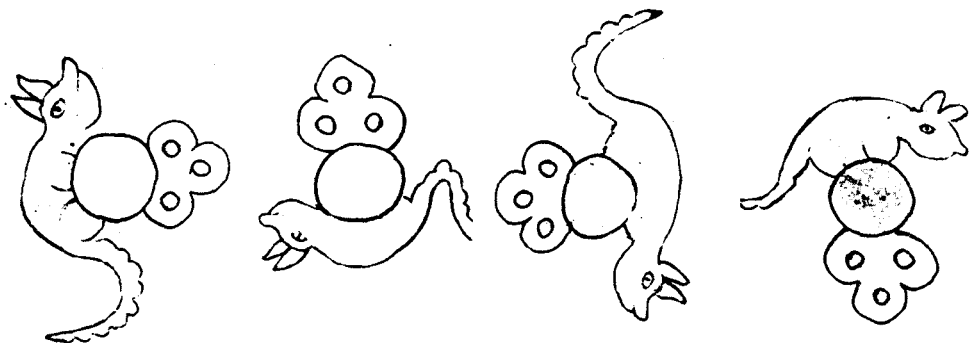
39	为亡人指路的地图
	(一) 丧葬仪式
	(二) 指路图经

55	巫图的普遍性
	(一) 发端于史前时代
	(二) 盛行于三代
	(三) 在民间的延续

65	纳木依人溯源
	(一) 从名称谈起
	(二) 纳木依人的分布
	(三) 藏化的摩梭
	(四) 藏化的历史背景

79	结语——没有结束的研究
----	-------------

| 寻找远古的文字 |



∴ 耳苏人母虎历书封面

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当你踏入大西南，就宛如踏入一座天然的民族博物馆。无边无际的展厅；眼花缭乱的展品；众多生疏的民族事象；诱人的文物……令人沉浸在不断的思索中。其中有些地区如大理、丽江、泸沽湖，我已去过多次，有些文化事象是基本掌握了，但更多的文化事象还谈不上真正的认知。因此每次去都划不了句号，而每次去又有新的发现，又留下更多的疑问，为再次调查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一）巫师的记事方式

巫师起初以刻木、结绳记事，后来又运用图画表述巫术形式，使用文字写经是较晚才发生的。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看，古代羌人及其后裔是比较流行用绘画和象形文字记事的，所以西南民族是笔者最关注的调查对象。

纳西族有东巴象形文字，有数以千计的东巴经，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没有文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历史的局限性。过去那个年代进行的民族调查，声称是为政治服务，为民族地区的改革服务，自然更侧重于经济形态、阶级关系的调查，对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就比较忽视了，甚至将其列为禁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很难发现搀杂在宗教活动中的文字。因为原始文字总是与宗教信仰纠缠在一起的。其次，主观上的局限性，迫于当时的形势，调查者心有余悸，不敢涉足宗教信仰，怕说自己支持宗教迷信。改革开放之后，不少禁区被打破了，摩梭人有无文字的问题才被提上日程。



∴ 纳西族的东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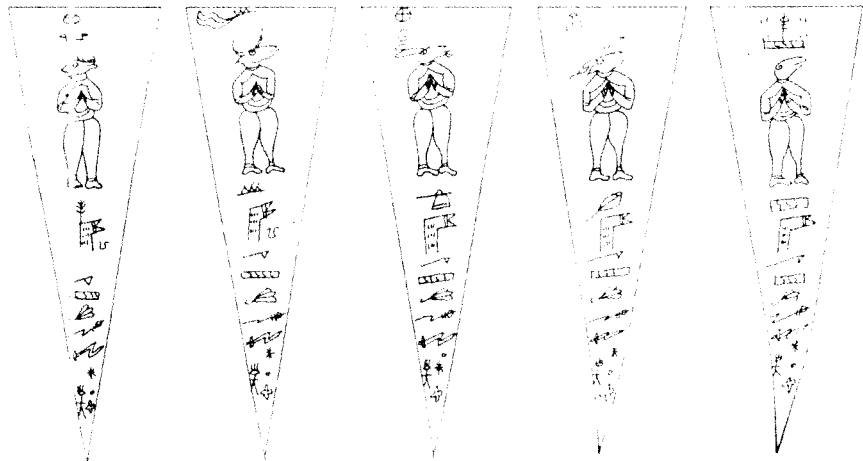
2000年，笔者到泸沽湖进行第五次调查，此行人数不少，项目颇多，有从事走婚、母系家庭调查的，也有从事民间文学调查的，还有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的。笔者主要调查摩梭人有无文字这一问题。我们在云南宁蒗县永宁调查了瓦拉片和三家村，又去四川木里县屋脚和利家嘴两村，在以上4村接触到不少摩梭人的巫师达巴，共发现7个版本的“卜书”。这些“卜书”都是象形文字的手抄本，文字不多，仅有几十个，皆由巫师达巴使用，从而确认摩梭人也有象形文字。⁹⁵

通过上述调查可知，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认识，不是走马观花就行的，也不是调查两三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只有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反复认识，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

（二）被遗忘的族群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纳西族有若干支系。在纳西族西部方言区，如丽江、维西等地，有东巴象形文字，经书很多。在纳西族的东部方言区，如生活在盐源、盐边、木里等地的摩梭人，他们也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象形文字，仅“卜书”一种，就能说明摩梭人也是有文字的，只是摩梭人的象形文字比东巴文更原始些。

∴ 东巴的木牌画



应该指出，古代纳西族和摩梭人都是从北方向南方迁徙的。他们先沿雅砻江南移，逐渐在金沙江两岸定居，形成了纳西族、摩梭人的分布现状。其实，古代摩梭人并没有全部迁往金沙江流域，有些人还滞留在雅砻江两岸。

这些滞留在雅砻江两岸的摩梭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保留有许多古代摩梭文化。但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他们又为其他民族所包围，特别是受到藏族的包围。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些摩梭人视为西番人或者藏族的一部分了。事实上，这些摩梭人还保留有比较完整的摩梭文化的印记：他们使用独立的名称——“纳木依”，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巫图。过去，学界也曾认为纳木依人没有文字，但现在我们发现了纳木依的象形文字和绘画经书。这就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纳木依巫图的发现

发现过程：

1981年，在四川甘洛县发现了一种以图画和象形文字书写的《母虎历书》。^②此后，又发现10多种这样的历书。经考证，学界认为这些历书是用耳苏文写的，由耳苏人的巫



∴ 纳木依人的男子



∴ 纳木依人的村落



∴ 纳木依人的女子



∴ 云南古代西蕃人

师沙巴使用。^④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顺藤摸瓜，在与耳苏人比邻的纳木依地区也发现了不少绘画记录的经书。

关于纳木依的经书，过去曾有人提到过，但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当回事，缺乏应有的重视。

纳木依是川西南的土著居民之一。原来属于西番范围，现在划归藏族。由于地域不同，各地对纳木依的称呼也不同：冕宁县境内称纳木依，九龙县则称其为纳木子、纳木兹、纳木。纳为“黑”，木子为“人”，纳木依即“黑人”之意。此处的黑人，只是一种古老的称呼，并不是说该族人皮肤黑。

纳木依人主要居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泸宁区的河南、李庄、联合、新新、健美和木里县的波罗一带，九龙和石棉两县也有零散居民。纳木依俗称“小西番”，由于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应该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纳木依人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与藏语差距甚大，不能并入藏语支；与彝语也差距不小，也不能并入彝语支；但纳木依语与羌语相近，可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2]

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在西番地区做过调查，搜集了不少史料，也出版过不少著作。这些调查的结论，一般都是说纳木依没有文字，也没有经书。

这些结论的产生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田野调查时的确没有发现过纳木依的文字和经书，这是调查欠深入的结果；一种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过诸如“路票——指路经”这样的东西，但是没有人认定它是经书，这应该是认识的问题。

事实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纳木依不仅有篇幅较大的“路票——指路经”，还有用象形文字记录的历书；用图画记录的卜书和医书，这些都是纳木依巫师帕比在从事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经书。巫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特殊的群体，由于人们长期远离巫师的活动，加上认识上的差距，纳木依人到底有没有文字的面纱一直没有被揭开。

